

入,综核清数,按四个月为一结,钞呈各大宪备查,庶昭慎重。

### 51 唐廷枢、徐润致盛宣怀函

光绪四年六月初一日(1878.6.30) 上海

杏荪仁兄大人阁下:

日内行麾当已抵省,谒见幼帅若何情形,尚乞示慰。兹因太古、怡和相轧,恐于局务亦不相宜。是以密致各分局一函,预为地步,抄稿寄呈察核。惟念今年生意稍好,如明年再好更妙。若两家洋行争斗,生意尚难把握,则明岁既须筹旗昌之款,而公款又从何出?再四思维,非盐票允行不足济事,务祈阁下俯念大局攸关,于幼帅前力为陈说利病源由,庶邀宪鉴洞明,得能定夺,诚有裨不浅。专此驰布,敬请勋安。惟照不宣。

愚弟制唐廷枢、徐润顿首。六月初一日。

附上致各分局信稿一道。

### 52 [附件] 唐廷枢、徐润致各分局密启

光绪四年六月初一日(1878.6.30) 上海

敬密启者:近日谣言四出,有云旗昌不日复走长江;有云外国有新轮船公司来华与我争衡。究其谣言来因,皆由怡和在上海祥生厂定造小江船二号,其所定江船之因,果系出在怡和与太古两相争衡。在初时,太古放宜昌轮船走广东省河,一为该船载货不多,食水太深,不利于长江;二以省港澳公司必肯交渠代办,以免两造相残,置自己无用之船于有用之地,又得省港澳公司船归其经理,多赚用钱,诚属一举两得。奈该公司头目乃系渣甸,即该行来华最久,资本最雄,不甘受太古掣肘,一手把住不肯交太古经理,由此两家抢价相争。四年以来,仍未见分胜负,此其起祸之根苗也。旋太古见怡和天津轮船生意颇盛,间亦有放船往来津河,由此怡和之恨更切,去冬遂有放船走江之议。现在怡和新船尚未告竣,太古已分